

# 星期日

天美主位

第卅四號



THE SUNDAY No. 34.

行發局書東大海上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 THE SUNDAY,

### 價定刊本

郵費			定價	冊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角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二元二角	半年
一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四	全年
元二	二元五角	五角	元	五冊

### 目價告廣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十五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
八元	十六元		面半
六元	十二元		面四分之一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 期星

號四十三第

民國十一年陽曆九月廿二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 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名一第之中人名百海上



成都流都之橋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中國南洋烟草有限公司

# 大長城香烟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支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增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 及 時 行 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告33)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  
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  
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  
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  
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上海分行 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東種德國著名良藥



聖藥科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  
 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  
 珠主治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崩漏下血腰酸腹痛四肢無力  
 暈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  
 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  
 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科  
 二角半單料一角二角半單料二角半單料二角半單料二角半單料  
 送藥全集○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老藥店○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醫藥衛生書類

- ◎秘密病自醫法 二冊 一元
- ◎肺癆病預防法 一冊 三角
- ◎實急症救治法 一冊 六角
- ◎明世宗 嬰童百問 二冊 七角
- ◎古今萬方類編 八冊 二角
- ◎中西外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中西婦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中西幼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成功學醫初步 一冊 六角
- ◎實用記憶法 一冊 五角

大東書局發行





# 星期第三十四號目錄

布衣會

藍法師記

三歲族長的承重孫

財命

遺囑

還我自由

小智囊

留東外史補

我之試作

小病

哀聲

天笑

向愷然

紅蕉

楊聲遠

無靜

絳雪

范菊高

不肖生

屏嫻

黃季章







## 布衣會

天笑

嗜慾的魔鬼對於人類作總攻擊一個衝鋒先把中等社會的陣脚衝亂了諸君不見現在中等社會中的陣亡者紛紛不絕嗎當時他們想出一個無抵抗的抵抗喚做『布衣會』

這布衣會三字從表面看來也很明白凡是入了這會的人都是只穿布衣不穿綢緞紗羅可是這還是狹義的布衣會不是廣義的布衣會布衣兩字在從前可是差不多當一種寒士的解釋當一種不求聞達的隱士的解釋而他們這個布衣會却把布衣兩

字當一種表示節儉的解釋

凡入布衣會的人却有幾種規約

顧名思義第一件事他們的衣服全是用質樸耐久闊濶無華的棉織品做衣服對於絲織品毛織品一律拒絕所有棉織物的出品他們自己會裏有個合作布廠凡是會友不但是自己履行布衣的義務連全家夫妻子女都不能再着華麗的絲織品毛織品要是有人餽贈什麼近於奢侈一類的衣服一概謝絕但是雖然是件布衣却第一要清潔與其着別



## 布衣會

## 二

種高價的材料衣服而污穢不如布衣而清潔并且布衣又有耐洗濯的性質其他如所戴的帽子原不過護腦煖首現在的帽子動輒十餘塊錢一頂真太不經濟了布衣會除許人戴極廉價之帽子外另外有一種會帽上面有布衣會的徽章是用極堅韌的黑帆布做的戴得省的一頂帽子可戴五六年每頂不過幾角錢鞋子也只穿布鞋堅牢的皮底不許穿絲襪冬天許穿絨繩所結的襪老年可穿棉襪夏天則穿棉紗襪

布衣會會員絕對不許雇婢僕或者家有衰弱的人自己不能料理無可奈何雇人幫助須先報告會中斟酌允許也不能當他奴僕看待也不許有老爺太

太等稱謂須與同餐

布衣會中自己也辦幾處的共同餐室每餐是兩素一葷烹調非常之佳一般會員不在家裏吃飯的或是家中人口簡單的省得家裏舉炊就到會裏的共同餐室中吃飯很覺便利倘然家裏人多或年老年小不便到會餐室的在家中自行舉炊也照兩素一葷的辦法惟過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得加一葷

布衣會的婚嫁禮節極為簡單一女家不備妝奩至多是新娘所愛好的東西帶了過來二不收禮金沒有什麼賣買婚姻的遺蛻制度三男女兩家都不收人家的賀禮人家有婚嫁等事也不送禮那種無謂的喜幛等物布衣會更絕對禁止四不宴客凡有客



來。清。茶。一。杯。零。備。點。心。充。飢。五。不。用。奢。侈。品。新。房。內。一。切。東。西。不。尚。鮮。麗。木。牀。磁。器。但。求。適。用。棉。被。布。衾。依。然。是。質。樸。家。風。

布衣會中的男女戀愛出於至誠不尚虛榮的戀愛。但這個倒是可寶貴的真正自由戀愛。

布衣會裏的會員是男女都有。的大概十分之六是男會員。十分之四是女會員。所以宣傳布衣會的宗旨也靠着。一大部分女會員的力量。凡是布衣會員家中的女子。不似那些會外的有許多女子都是坐食。不做事。都是分男子的利。除布衣會的女會員大概都有職業外。其他會員家中的人也多少做些女工。取男女合作制度。

### 布衣會

布衣會會員凡事取節約主義。獨對於兒童的教育。費不肯節約。他自己會裏也辦了好幾處的小學校。也辦兩三處中學校。辦了一個職業學校。學費都是很廉的。布衣會裏人深恨現在中國的那些高等專門學校和大學校等。學費膳宿費書籍費操衣費等等。非常昂貴。教那些中等階級的子弟們。那裏讀得起書。養成一種貴介式紳士式的學生。也只許資本家的子弟。有知識有學問。因此布衣會裏現在也起了一種求學運動。要打破那種貴族式的學校。而建設平民的大學。要求無產階級與資本家子弟受同等的教育。

布衣會會員凡事取實用主義。不取裝飾主義。所以



## 布衣會

### 四

他們對於裝飾品是完全拋棄的了。可是人生對於真美也是從天性中來的。布衣會會員也不能因了節約汨沒了人的天性。可見對於美術的觀念也是有的。只是以實用為主罷了。譬如看時辰的表。他們鋼質銀質的無論如何。大家都備一具。不過金表在會員中就覺得奢侈了。其餘畫幅彫刻。他們不是完全排斥。但也求一個實用。至於婦女的珍飾。都是絕對禁止。

布衣會是一個禁烟的會。而且也是一個禁酒的會。凡入布衣會的會員。一概不許吸雪茄紙烟。以及一切有癮的東西。非但如此。而且還做了許多勸戒人吸食捲煙的小冊子。在會員以外宣傳這個主義。倘

然會員中有違這個禁約的。立即開除。對於禁酒也是如此。布衣會中人概不許飲酒。遇着宴會的時候。可以用他種流質物來代替。

布衣會會員關於住屋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因為布衣會中人都是中等階級中人。也可算是不十分勞動身體的無產階級。他們自己決沒有這力量起造房屋。而租人家的屋子在都市中非常高貴。在鄉村間也很不便。當因為他們謀生活的源泉。却是在都市中。後來他們用合作的方法。在離都市稍遠處。如電車火車可通處。造了一座房子。大家居住。比較的便宜了一半。可是終不得個善法。他們此刻正在自己謀設一個『布衣村』。一切用最經濟。



的法子。建造一個新村。又要空氣好。又要衛生好。大的人。當然取平等主義。又要人人歡愉。人人有興味的。除了臥室以外。一切都是公共。辦法。住居布衣村。這個布衣村。待他們建設好了。我再來報告。讀者罷。

## 日本精神病者大增激

(冰劍)

亞東醫學報云。據日本內務省當局之談。當明治三十八年日俄戰爭之時。監置與非監置之精神病者。計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一人。十六年後之大正九年。驟增爲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三人。竟加一倍。統計每年約增二千人。若此。後治療機關不加完備。百年後日本大半皆精神病者矣。

## 鬼 冤

楊 聲 遠

汽車馬車像聯珠般的從永安公司門前飛過。老太婆好不容易闖了一個空兒。二面沒有車子來往。趕緊三腳兩步跑過去。忽然後面鳴的一聲。把老太婆嚇了一跳。回頭一望。見一輛汽車離他身子祇有一丈路了。但那汽車仍就風馳電掣開過來。要避也來不及。攔腰撞倒。不到一刻鐘就死了。巡捕抄了號碼。那汽車又飛也似的開走了。第二天傳司機人上堂。問官見是外國人。早將嚴厲的樣子換作一副笑容。問他撞時情形。外國人嗟哩咕嚕說了幾句。問官忙回了幾個也司。結末判定出三十元體恤費。給死者家屬。這場官司就此了結。



# 藍法師記

藍 法 師 捉 鬼  
向 愷 然

辛亥年十一月我住在長沙大漢報館裏我並沒有擔任這報館裏何項職務祇因這報館的經理和我有些兒交情就留我住在裏面當時和我一般住在裏面的人還有一個新寧的劉蛻公這位劉蛻公的年齡雖是很輕問學道德却都不錯他有一種最不可及的本領就是善於清談種種的奇聞怪事也不知他腦海裏怎麼記憶的那們多那時天氣嚴寒我和他既沒擔任甚麼職務每到夜間同館的人都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惟我和他兩人總是靠近一個火爐坐着東扯西拉的瞎說他所說的神鬼怪異的事居多其中尤以藍法師的事爲最奇妙而最有趣味藍法師是新寧苗洞裏的苗子很讀了些漢書歡喜和漢人來往新寧人因他會魔術都呼他爲藍法師當劉蛻公未出世尙在他母親懷裏祇有三四個月的時候他父親劉守禮有事往寶慶去了他母親每夜獨自睡着偶然做了一個夢夢中見鄰居一個姓王的婦人來了牽着他母親的手說道我和你是最要好的你於今肚中有了孕我特來這裏給你作伴他母親醒來一想就吃了嚇道

這姓王的婦人不是去年因生產死了的嗎人家都說生產死了的鬼最喜糾纏懷胎婦人有懷胎婦人的人家祇要是生產鬼上了門這婦人必定難產甚至也一般的生產死大家起說是生產鬼尋替身我此刻有了三四月的身孕偏夢見這生產鬼來了將來臨月的時候倒要留點兒神才好他母親心裏是這們想因丈夫不在家口裏也不便向旁人說出來過了兩夜又做了一夢見一個大肚子的婦人來了也是牽着他母親的手說了許多殷勤話他母親在夢中就認得那大肚子婦人也是因難產喪生的醒來更是害怕不過但是年輕的媳婦家中有翁姑叔伯自己丈夫又不在跟前這些鬼話一來不敢說二

來也不好意思說祇得忍耐着等候丈夫回家時再作計較想不到一連幾夜共夢見六個因生產死了的婦人此來彼去的和他母親糾纏直把他母親嚇的夜裏不敢合眼一合眼就見鬼了還好他母親正在怕得不可開交的時分他父親回來了他母親自然將連夜所夢見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父親他父親也不免有些膽怯知道苗洞裏的鹽法師法術甚好素來治鬼有名便着人把鹽法師請到家裏來教他將這一干生產鬼驅除乾淨鹽法師來的時候手中提了一把九環刀肩上背了一個搭連袋凡是做巫師的到人家行法都免不了要帶這兩件東西鹽法師進劉家的門直走到大廳上先把手中的



刀往壁上一拋壁上並沒有釘子却是作怪那刀一到壁上就貼着壁和有釘子掛住的一般又把肩的搭連袋取下來也照樣拋向壁上也照樣掛住了隨在廳上坐下來叫人打水來洗腳劉家當差的提了桶水給他他教拿一個篩米的篩子來當差的不知有甚麼用處祇得拿一個篩子給他他把那桶水向米篩裏一倒點滴都不洩漏出來他就在米篩裏洗了腳湖南人家裏廳堂中間都有一個神龕或是供奉祖先的牌位或供奉旁的神像這種神龕劉家自是一般的安設了一個藍法師洗過了腳即閉目坐在神龕前面不言不笑和老僧入定一般約莫經過十來分鐘才立起身與劉守禮打招呼劉守禮便將

做夢的情形說出來並問應該怎生處置藍法師道在這裏轉念頭的生產鬼共有六個我方才都見了面六個之中最厲害的祇有一個不容易收拾他以外都不難對付劉守禮半信半疑的說道不容易收拾的也得煩法師收拾看需用些甚麼東西請法師說出來我好照辦藍法師道需用的東西府上都是有的且等說妥了我就一樣一樣的寫出來劉守禮問道甚麼事得說妥呢藍法師道用我的法術保產有兩種辦法單保目前這胎產時大小平安不受些兒驚嚇這很便宜祇要三千三百文一斗米米先拿去錢等產後來領若要保你一家六十年內沒有難產的事那麼得謝我六十串錢十石米錢米都得當

時給我劉守禮問道六十年你我都死了錢米都當時給了你你有甚麼憑還給我使我相信六十年內家裏沒有難產的事呢藍法師道我自有的使你相信的憑據我的身體不待六十年必死然我的法術六百年尚能有效劉守禮聽了雖不大相信然劉家很有財產六十串錢十石米算不了甚麼便靠不住真能保那們久也沒甚麼要緊當下就一口答應要藍法師作保六十年的辦法藍法師立時寫了一張需用物事的單子劉守禮看那單子上除了尋常敬神所需用香燭錫箔黃表之外還要瓦罐六隻梨鐵一副炭火一盆鐵練一條劉守禮也猜不出有甚麼用處祇得教人照著去辦一會兒都辦好了陳設了一個香

案祇見藍法師左手端着一碗清水右手拿着一根竹筷子立在香案前頭默念了一會呪詞筷子在水中畫符似的畫了幾轉口中忽然敕了一聲將筷子直豎在水中不偏不倒這碗水就供在香爐的下面燒了些錫箔提起九環刀一面念呪一面手舞足蹈的跳躍猛然將刀向瓦罐中一指即時提筆畫了道符封了罐口托在手中對劉守禮道請聽這裏面有甚麼聲響沒有劉守禮雖不相信却不敢伸手去接祇用耳朵就近瓦罐一聽真是作怪裏面居然有婦人哭泣的聲音聽得十分清晰藍法師問道有甚麼聲響呢劉守禮說是哭泣藍法師笑道這是一個最老實的所以最容易降伏說罷又念呪跳躍畫符封



罐又托給劉守禮聽。這隻裏面就聽得旋哭旋訴。訴的都是埋怨姓王的婦人不該勾引他來糾纏的話。如此聽到第三隻便是長歎的聲音。罵的聲音沒有哭聲了。第四隻裏面更呼着藍法師的名字。罵個不休。收到第五個的時候。念咒跳躍了好大一會。祇是收不進罐。藍法師將頭髮散開來披在背上。口中仍念着咒詞。却不跳躍了。倒豎在香案前面。又好一會。還是不曾將鬼收進瓦罐。已急得藍法師滿頭是汗。了一翻身跳了起來。自行脫了上身的衣服。他早已教人把犁鐵和鐵練放在炭火裏燒得通紅了。這時喝了一口。緊鑊子的清水。噴在手上。在前胸後背兩膀。撲了一通。教人用火鉗先將鐵練夾了出來。他兩

手接着好像全不覺得燙人。纏麻繩似的纏在赤膊上。燒得皮膚噹噹的響。黑煙跟着響聲往上冒。劉守禮和立在旁邊看的人都肉麻得難過。藍法師纏好了。鐵練復提了九環刀。念咒依然降伏不下。這一來就更可怕了。從火爐裏拿了那燒紅的犁鐵。雙手舉着朝他自己頭額猛力劈下。劈得鮮血直噴出來。劈了六七下。陡然把犁鐵往地下一擡。急急用符封了罐口。解了身上鐵練。手蘸了清水。灑在頭額上洗去了臉上血跡。登時回復了原狀。然後托了瓦罐。教劉守禮聽把劉守禮嚇了一跳。明明白白的呼着劉守禮的名字。罵道。好要你有這們狠毒。是這們害我六十年後自有使你全家俱滅的日子。罵過劉守禮又

呼着藍法師的名字。潑口大罵劉守禮。聽了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藍法師將五隻瓦罐做一串穿了。說須送出新寧界。劉守禮問道。法師不是曾說有六個鬼。需用六隻瓦罐的嗎。怎麼這裏祇收到五個呢。藍法師道。那一個很乖。覺知道風色不順。早已逃走了。但是不要緊。我有法能使他在六十年內不敢到這房子裏來。你放心就是了。劉守禮聽了第五個鬼所罵六十年後全家俱滅的話。便相信藍法師不是法螺了。藍法師提了五隻瓦罐。盡夜向寶慶道上走過了新寧界。在一處十字交叉的地方挖了一個坑。埋在裏面。來回有一百廿多里路。直到次日下午才回。又在劉家施了些法術。前後門窗都貼了符籙。吃

過夜飯。藍法師辭了劉守禮。獨自歸家。這夜月色甚佳。藍法師帶着些醉意。提了九環刀。背了搭連袋。蹣跚的乘着月色往前走。走近一座石橋。在那萬籟俱寂的時候。忽然聽得有隱隱的哭聲。他醉眼模糊也看不出是甚麼人在甚麼地方哭。一步一步的走上橋。覺得哭聲更近了。並聽出是女子的哭聲。便停步揉了揉眼睛。跟着哭聲看去。果是一個女子坐在橋柱上。掩面而哭。藍法師乘着酒興走近前一看。雖沒見着面貌。不知是美是惡。然就那身材丰度看來。可斷定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子。祇管掩住面哭。並不知道有人來了。的樣子。藍法師禁不住問道。大娘子爲甚麼三更半夜的一個人坐在這裏哭呢。你家



住○在○那○裏○甚○麼○事○委○屈○了○可○以○說○給○我○聽○麼○那○女○子○  
半○晌○才○擡○起○頭○來○望○了○藍○法○師○一○眼○仍○帶○悲○哀○的○聲○  
音○說○道○我○的○婆○嫌○我○不○會○做○活○時○常○教○我○丈○夫○打○我○  
今○日○打○的○我○太○苦○了○我○不○願○意○在○他○家○背○着○他○們○逃○  
了○出○來○想○回○娘○家○去○因○路○遠○了○走○不○動○又○不○認○識○路○  
徑○所○以○坐○在○這○裏○歇○息○心○裏○越○想○越○難○過○忍○不○住○就○  
哭○起○來○說○時○連○連○拭○淚○不○止○藍○法○師○借○月○光○看○那○女○  
子○的○面○貌○很○有○幾○分○動○人○的○神○采○加○以○嬌○啼○宛○轉○更○  
容○易○使○人○發○生○憐○憫○他○的○心○思○遂○接○着○問○道○你○娘○家○  
在○那○裏○呢○姓○甚○麼○呢○那○女○子○道○姓○張○就○住○在○張○家○集○  
我○已○走○迷○了○路○不○知○張○家○集○在○那○方○藍○法○師○道○張○家○  
集○麼○從○這○裏○去○還○不○上○五○里○路○我○歸○家○正○得○走○那○裏○

經○過○我○送○娘○子○回○去○罷○那○女○子○低○頭○躊○躇○了○一○會○道○  
好○可○是○好○祇○是○我○兩○脚○已○走○得○腫○痛○起○來○了○寸○步○都○  
不○能○移○動○這○便○如○何○是○好○哩○藍○法○師○道○終○不○成○就○在○  
此○坐○一○夜○嗎○走○不○動○也○得○掙○扎○着○走○呢○那○女○子○漸○漸○  
的○轉○了○笑○容○用○那○極○柔○媚○的○眼○波○瞞○了○藍○法○師○一○下○  
立○時○漲○紅○了○臉○低○下○頭○去○不○做○聲○藍○法○師○問○道○娘○子○  
有○甚○麼○話○要○說○何○妨○直○說○出○來○那○女○子○又○忍○了○幾○忍○  
才○低○聲○說○道○請○你○攙○扶○着○我○走○好○麼○藍○法○師○道○我○是○  
苗○子○娘○子○是○漢○人○並○且○我○是○男○子○怎○麼○好○攙○着○娘○子○  
在○路○上○行○走○呢○那○女○子○似○覺○很○羞○愧○一○會○兒○說○道○夜○  
深○沒○人○瞧○見○救○人○救○澈○望○行○了○這○方○便○藍○法○師○點○了○  
點○頭○道○我○就○攙○扶○着○你○走○罷○那○女○子○欣○然○伸○手○給○藍○

法師攙着走了半里路。藍法師見他走得很吃力似的。自己攙扶他的那條臂膊也覺有些脹痛。便放手教他且坐下。換一隻手攙扶那女子坐下。即撫摸兩脚。呼痛說實在不能着地了。藍法師這時的酒意完全沒有了。一面捻着脹痛的臂膊。一面思量道。我每條手膀至少也有五百斤實力。怎麼攙扶一個這般大小的女子。走了半里路。就會脹痛到這一步。咧。即算喝多了一口兒酒。也不應如此乏力。藍法師心裏正在猜疑。祇見那女子笑盈盈的說道。你救人救到底。啊。請歇着我。走到家自然重重的謝你好麼。藍法師覺得人世不應有這們不顧恥的女子。心裏已斷定是個妖物。但是也不畏懼。也笑嘻嘻的應道。祇要

你肯給我歇着走。我有甚麼不可說。隨將身蹲下。那女子真個不客氣。兩手抱定了藍法師的頸項。兩脚攔腰夾住藍法師。怕他逃走。左手捻了一個訣。右手提着九環刀。走了幾步。那女子似已覺得被藍法師識破了。即時想掙脫逃走。奈爲訣所禁。已逃不了。祇得在背上亂動。藍法師一反手抓了過來。一看那裏是人呢。分明是一隻大母雞。使用九環刀洞穿雞腹。插在一株大樹底下。口裏呪道。六十年後我徒弟自來赦你。據藍法師說。這隻母雞便是從劉家逃出來的。生產鬼。





## 三歲族長的承

重孫

紅蕉

中國人是向來講究大家族制度的。像蘇州地方每一族就有一個族長。有一隻宗廟也叫做祠堂。還有一隻義莊。義莊是范文正公創始出來的。他因為自己幼年的時候很孤露貧苦。刻苦自勵。後來居然做到宰相。因此便買下許多田。

畝。立一個義莊。每年田裏收下的米穀就分派給子孫們吃。不至於凍餒。傳到如今蘇州的義莊很多。很多。但是照了現在的境象。義莊大可以廢得。因為有了義莊子孫們養成一種凍不死餓不死的懶惰性。並且起子孫們覬覦纂奪的。

惡性。如今蘇州的大族都有這種不良現象啊。却說有一百姓也是大族。他族裏的人丁是興旺極了。據他們家譜上計算起來生存的上下共有十八代男女老少共有三千三百四十三個人。那已嫁未聘的女兒媳婦還不在其內。每逢春秋社祭的時候。祠堂裏地下的拜墊總擺得密密層層。子孫跪着祭奠做祖宗的也似乎榮耀得很。但是祭過了以後。那祠堂的邊牆上總要擺着

## 三歲族長的承重孫

## 二

八。九。十。桌。酒。大。家。圍。着。吃。喝。吃。喝。過。了。走。去。出。到。隔。壁。義。莊。賬。房。櫃。上。領。一。千。二。百。文。的。轎。飯。賬。便。一。閃。而。散。這。是。一。種。什。麼。現。象。真。奇。怪。極。了。原。來。每。次。祭。祠。堂。的。時。候。子。孫。們。總。是。不。很。肯。來。族。長。眼。見。得。十。八。代。的。子。孫。能。如。期。來。行。禮。的。寥。若。晨。星。不。能。不。想。出。一。個。法。子。壯。壯。觀。瞻。所。以。每。逢。祭。祀。時。候。發。着。請。帖。便。夾。着。聲。明。一。句。道。「

大。家。爭。先。恐。後。的。來。了。既。痛。快。吃。了。一。頓。酒。肉。又。可。以。領。一。千。二。百。文。的。轎。飯。其。實。這。一。千。二。百。文。何。嘗。給。轎。夫。去。買。飯。吃。休。說。不。給。轎。夫。連。轎。子。總。不。坐。兩。脚。奔。了。來。還。是。兩。脚。奔。還。去。有。許。多。洒。脫。的。子。孫。便。結。了。伴。把。錢。拚。起。來。拉。扯。着。再。到。酒。菜。館。去。吃。夜。頓。一。錢。不。賸。回。去。越。是。有。家。私。的。幾。個。越。是。嗇。刻。把。一。千。二。百。文。包。在。手。巾。裏。回。去。可。以。做。每。天。吃。早。茶。的。茶。錢。確。是。有。幾。天。可。用。蘇。州。吃。碗。茶。總。比。

上。海。便。宜。像。吳。苑。是。蘇。州。茶。館。的。頭。一。家。了。他。也。只。賣。得。七。十。文。一。碗。紅。淡。聽。便。也。沒。什。麼。小。賬。那。麼。一。千。二。百。文。可。以。泡。十。五。碗。茶。豈。不。是。有。十。五。天。可。以。消。磨。麼。這。是。祭。祠。堂。的。怪。現。狀。還。有。掃。墓。咧。他。們。的。掃。墓。除。了。自。身。近。代。祖。宗。的。墓。由。各。人。自。己。每。年。祭。掃。以。外。要。是。給。別。房。合。高。祖。的。就。得。由。全。族。的。子。孫。去。掃。墓。了。但。是。大。家。總。不。願。去。第。一。個。原。因。是。覺。得。這。位。祖。宗。與。自。己。關。係。太。



遠○譬○如○隔○上○十○七○代○十○八○代○的○伯○  
祖○自○然○關○係○之○遠○像○二○十○世○紀○的○  
人○物○再○要○去○認○猴○子○做○祖○宗○一○般○  
的○渺○茫○無○據○所○以○子○孫○懷○念○的○意○  
思○就○薄○弱○得○很○第○二○個○原○因○是○掃○  
墓○的○時○候○總○是○長○幼○齊○集○那○些○長○  
者○又○都○是○倚○老○賣○老○擺○出○老○祖○宗○  
嘴○臉○譬○如○小○輩○穿○得○華○麗○一○些○衣○  
服○他○就○要○訓○斥○做○小○輩○的○自○然○不○  
願○意○瞧○見○尊○長○第○三○個○原○因○是○掃○  
墓○不○比○踏○青○毫○無○趣○味○與○其○同○樣○  
的○坐○船○到○鄉○間○去○不○如○叫○了○小○雙○

珠○的○船○約○幾○個○朋○友○載○酒○看○花○到○  
虎○邱○去○遊○玩○了○還○有○些○子○孫○因○爲○  
墳○墓○太○遠○船○一○天○搖○不○到○還○要○在○  
船○裏○住○一○夜○墳○多○的○還○要○東○也○枉○  
道○西○也○逗○留○船○上○住○三○天○四○天○也○  
是○常○有○的○事○所○以○子○孫○們○有○正○事○  
的○果○然○抽○不○出○空○就○是○吃○吃○頑○頑○  
的○他○也○落○得○每○天○下○午○吳○苑○喝○喝○  
茶○老○萬○全○喝○喝○酒○了○不○掃○墓○也○加○  
不○上○什○麼○罪○名○總○不○能○把○他○出○族○  
就○是○出○了○族○也○沒○什○麼○利○害○因○此○  
誰○也○不○願○去○掃○墓○了○可○是○大○家○族○

有○一○種○門○面○有○一○種○虛○文○掃○祖○上○  
的○墓○是○應○有○的○門○面○是○應○有○的○虚○  
儀○當○然○不○能○不○舉○行○所○以○就○想○出○  
一○個○辦○法○來○了○什○麼○辦○法○呢○便○是○  
錢○了○他○們○白○氏○義○莊○每○發○祭○祖○墓○  
通○知○單○的○時○候○又○加○上○一○句○道○「  
報○到○者○每○名○隨○發○點○心○錢○八○百○文○  
」又○覺○得○這○句○刻○上○通○知○單○很○不○  
好○看○便○在○上○面○加○一○句○道○「隨○帶○  
拜○墊」算○遮○蓋○這○八○百○文○的○其○實○  
去○掃○墓○的○子○孫○錢○是○要○領○拜○墊○是○  
誰○也○不○帶○的○自○從○發○明○了○這○個○方○

### 三歲族長的承重孫

法以後果然每逢掃墓時總有六七十人下船了要是墳在觀音山的掃墓又逢在二月裏那麼便另外雇一隻雙開門的快船跟着掃墓船同行吃船菜又麻雀游觀音山順便到墓上去拜一拜也要領取八百文咧

了以後族裏便皇皇無措奔走相告道我們趕快要推舉族長啊因此便有一位老十房的白拙玉出來到各房各家去運動起初大家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因為做族長一定要輩分最長才可以充當白拙玉的輩分雖不十分小却不很長因此大家便疑心他來此想把義莊莊正排擠掉了自己去設法做莊正因為這時的莊正白仲雲莊副白老圃輩分都比拙玉小老圃是要小三輩他們做事都

很顧預族裏的人對於他們都不滿意拙玉爲人骨子裏是最狡猾陰險面子上却非常和氣而且精明幹練平時在族中人緣很好所以有些人却希望拙玉做莊正拙玉一方面只宣傳要從速推舉族長並不露出自己要做莊正的意思大家便揀了一個日子在祠堂中公議推舉老四房的白冕書拙玉却便表示不滿意便有許多人問他爲何不贊成他說各位推舉冕書太爺做族長真是人地相宜



小輩怎敢不贊成。不過照我們家法說起來，似乎要最長的輩分承襲，才是合法。現在冕書太爺上輩並非無人，怎的各位忘掉了呢？大家說冕書太爺如今便算他最長了，就是你的叔叔奎西太爺，雖然與他平輩，但是年紀沒有他長，怎的還有上輩拙玉？道各位請查一查譜，可有誰遺漏了麼？大家一聽，頓時呆住了。有兩個有膽液汁的人，便駁他道：「我們是覺得除了冕書四太爺以外，誰也沒資格可以

充當族長了。」拙玉道：「我們且慢一步研究，誰有資格？誰沒資格？先問宗法上，是這樣講的，可是不問輩次，舉賢爲長的麼？」大家說道：「要是舉了賢，就不成爲宗法了。」如今舉莊正莊副才用舉賢的方法舉族長，是舉長的，怎可以舉賢呢？拙玉道：「這個道理不錯，但是我還有一個疑問，譬如前清以及歷代的君主，皇帝死了，可是太子即位，還是無論那個都可以篡竊的。如今民國是舉的總統，他就是舉賢，我們

族裏可能仿照民國舉總統的辦法，誰也可做總統麼？大家道：「那不行，我們是宗族制度，不能與國家比的。」當然要舉長輩，拙玉道：「既然如此，你們爲什麼把坤字支老三房的白筱干，忘了他的輩次，是在冕書四太爺之上？族長一席，應該舉他才合宗法。」大家聽了，都是頓口無言。獨有白老圃提出抗議，道：「如今筱干在族中輩次固然最長，但是他年才三歲，怎能做族長？他要做了族長，豈不把天下人都

### 三歲族長的承重孫

### 六

笑死了麼。拙玉道：「那麼太子要是三歲便不能即皇位了麼？」並且族長與皇帝不同，族長並沒什麼事情，他不過一個名目罷了。但是孔夫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既有家法，應該照家法做。」家法是先祖先宗所定，誰也不許改的。誰不舉筱干做族長，誰便是叛亂家法。說到這裏，大家鬧起來了。附和拙玉的人也不少，便由莊正莊副調停，明天重議。

玉所運動的一輩族人都是些潑皮，平時無惡不作。此次插了『宗法』兩字的大招牌，勢力格外擴大。他們相持的結果，正派的族人失勢，筱干便被舉為族長。在同時，又改選了莊正，結果又是拙玉佔優勝。冤書老圃、仲雲都在失敗之列。他做了莊正，因為筱干還只三歲，什麼總不懂，吃飯睡覺都要他母親當心，怎能辦什麼事？當然要一個小皇帝式的攝政皇了。拙玉便行使一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

政策，隱有立孤自纂的意思。族裏正派的人都是好好君子，并且窮的居多，更沒勢力可以抵制拙玉。拙玉在族中便握牛耳的狀態，其實拙玉比筱干要小兩輩，并且與各房的服制都已在五服之外，疏遠得非常。不過白氏的系統上共有兩支：一支是乾字號，一支是坤字號。乾字號的人丁很興旺，坤字號只有三房，並且多是晚年得子。又大都生長不大，男人死的很多。大家都說是墳上的風水，所以產



出了許多孤孀。嗣續傳得很慢很。少這一支上的男子。只照下筱干。一個孩子。却是全族輩分最尊。所以三歲的孩子。竟做族長了。筱干前任的族長。就是乾字支的人。比筱干長一輩。筱干的父親。比他年小了一些。資格便欠缺一些。並且在三年前死了。却想不到三歲的遺腹子。竟做了族長。他死而有知。一定要笑得肚子痛呢。

### 三歲族長的承重孫

腿上生了臍。蘇州中國藥外國藥。亂塗了一陣子。足有一年才算痊。愈一個孩子。瘦也瘦得不成樣了。平時傷風咳嗽。發寒熱。慢驚等等。是常有的事。他的遺傳病。是一種肺癆病。所以到了三歲。還是瘦小。非常好似野味店櫃臺上大盆子。裏只放得一隻五香熏麻雀。肥大的孩子。給他站在一塊兒。又好似麻雀盆子。旁邊放着一隻大油雞。咧。

了。天花竟出缺了。因此起了一個極大的爭競風潮。原來筱干的父親死的時候。遺下一筆家產。據旁人說。有五六萬花頭。其實田地不動產。確有一萬現款。也有一萬二千。當時就有人忙着給他們立嗣。兒子繼續香烟。筱干的母親。因為有遺腹。固執不允。後來被族人逼得無法。便到縣知事衙門去喊冤。告了一狀。官判等遺腹生出了。再核奪族人。沒奈何。只得候着誰知出來。却是一個男子。大家便失。

望了。如今這遺腹子又死了。他們這一支上嗣續已絕。因此大家又趕攔去爭着立嗣立嗣的目的物是一萬元的不動產一萬二三千元的現款。

孩子已死了三天。那些族人擁了一屋子都情願給孩子穿孝做他的兒子。孫子大家爭奪厮鬧霸住了。不給入殮。那坤支上是沒有男丁。談不上這話。自然沒有人來鬧。那乾支上的人非常之多。但是比筱干輩分小。可以立爲後的起碼。

總有二十多歲。其中有個六十二歲的老頭兒。頭髮雖已全白。精神倒還好。也擠在裏面鬧着要做筱干的兒子。筱干的母親給他們圍住了。沒有法子。一籌莫展。心裏悲慟。非常瞧着他們猖獗。又瞧着兒子的尸首已發臭氣。便要上吊。可是又被大家救了下來。他要仍跑到縣衙門去喊冤。却被他們禁止了。不得出門。便想隨便立一個嗣孫。大家又是均勢主義。互相抵住了。不肯放鬆。一步真是升天無路。

入地無門。

爭立嗣爭得最利害的是三個人。一個是那白髮老頭兒。叫做奎西。一個是廿四歲的後生。臉長得很美白。皙如脂。專門以弔膀子爲職業。拆梢爲宗旨的。叫做覓來。一個便是三藏族長的攝政王。白拙玉。了白拙玉的輩分比筱干小兩輩。我早說過了。鬼來的輩分比筱干長一輩。奎西比拙玉長一輩。奎西的目的是做筱干的兒子。他的理由是因為自己的一房在乾字。



支與坤字支服制最近自己是拙  
玉父親的胞弟胞兄死了當然胞  
弟頂替所以該由他承嗣爲子竟  
來是要承嗣給筱干的先父爲子  
他的理由是因爲筱干的父親死  
時筱干的母親很想立愛嗣不立  
應嗣他便是曾經要立而未立的  
愛嗣中的一位因此是來自以爲  
有優先權所以一定要嗣給筱干  
的父親名下拙玉便不同了他爭  
着要做承重孫他的理由是因爲  
他與筱干一房服制最近又比筱

干低兩輩那麼拙玉的父親既死  
當然由長子去承祧所以要求嗣  
爲承重孫

又鬧了兩天沒有解決尸體愈加  
臭了拙玉便請了許多親族鄰里  
在祠堂裏開了一個大會議結果  
很好竟把絕大的問題解決大家  
承認拙玉去承嗣爲承重孫據說  
是拙玉金錢運動的原動力  
可是沒有兩個月拙玉傳疫死了  
拙玉死了以後祠堂裏義莊裏便  
有一輩正派的人出來整頓了一

下家風客客好了一些可是上墳  
發點心錢祭祠堂發夫馬費的陋  
規却改革不掉傳到十八代以後  
家風仍弄得不堪收拾



財命

(楊聲遠)

告化阿二暗想人家就有發財日子。難道我就窮一世麼。不相信。于是割性命般的拿二角大洋買了一條熱河副券。藏在討飯籃內。心中想我是窮人。天老爺一定保應我中頭彩。

有一天阿二正在黃浦灘討錢。忽然他朋友阿狗上氣不接下氣的奔來喊道。老哥中了頭彩了。還不去拿二千洋錢麼。阿二半信半疑問道。是真的還是尋開心的。阿狗指天畫地發了一個很兇的誓。阿二纔相信。忙將手裏討飯籃望黃浦江裏一擲。說道現在發財了。這東西要他何用。那籃子裏有許多銅元。見水就沉下去了。阿二此時猛然想起彩票還在籃裏。身不由己。跳到水裏尋籃子。誰知他並不會水。一會兒就跟籃子到水底去了。





# 遺囑

無 靜

吾友徐常雲在這幾天才有得休息什麼江干暗殺案兩家儲蓄銀行被盜案某報館主筆失蹤案都有了結束有些事情是複雜的有些事情是簡單的因此破案的遲早也沒有一定案子的有趣沒趣也是不一的但是這幾天的事還不算忙呢最忙的日子要算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不知許許多多的自殺案出現不消說得自然是爲了金錢問題於是常雲囑咐我說這些事你不必記他他雖這樣囑咐我但我有一天沒事做覺得寂寞得很就記了一件

案子兩天做成功了被常雲看見就拿了那稿子向火爐裏一擲燒個精光那天我幾乎同他鬧起口來繼而一想不禁要笑起來我真是同他鬧孩子氣了我記了分明是我失信用所以就別的都沒有記至於常雲叫我別記的本意呢無非是說案情無味沒甚意思我便單記某鎮中的一件案子但我未記之前先有幾句話要同讀者諸君說一聲因爲這一件事有許多人不同意有關於他人名譽我受了案中主人的囑咐叫我千萬別把真姓名露出因此我

只可將那些人的姓名真的去了。換了假的。至於出案的地名人名。一概都是假造。這也叫得沒法。並非我龔仁之歡喜惡作劇啊。

那幾天接連着落雨。委實悶不過。擡頭看那天色。還是黑魃魃地。好像夜裏一般。看那樣子。似乎還要落好幾天呢。常雲怕寂寞。一天到晚拿一本小說在那裏看。我就更無聊咧。這樣一連悶了五六天。到了今日。我起身得很早。忽然見窗。前桌上有日光。照進來。我大喜。想

要約常雲去玩。九點鐘時。和常雲都在辦事室裏閒坐。忽然門開了。何廣走了進來。這何廣是什麼人呢。待我來介紹給讀者諸君。他原來是一個少年偵探。生平極其佩服常雲。有了什麼事。他就到常雲這裏來。他這人很勇敢。有毅力。常雲說他雖是個新偵探。却比那王鑒仁那些老偵探好得多。鑒仁以爲自己有經驗。便百般的驕傲。何廣這一天來。必定帶了好消息來了。常雲就非常歡迎的樣子。請他

坐下。問道。有什麼新聞麼。今天報還沒有送來。因此不知道有甚麼事。何廣搖頭道。報上沒有的。沒有那真確的消息。徐先生待我細細說來。罷。有一個很熱鬧的鎮裏。一天忽然有一很奇的案子出現。這消息很近。就是昨天晚上。一個富翁自殺了。那富翁姓趙。名時。是一個紳士。差不多在這鎮裏鎮裏的人。個個都知道他的那地方。本有個甚麼慈善機關。趙時就是那機關裏的重要人物。他生平的爲人。

我雖不知道。但探聽說他待人是極和善。又好救濟貧人。所以那一個的人民。更加感激得什麼似的。昨夜趙先生。方在朋友家裏吃了喜酒。回來天已晴了。月光很明。他歸時。夜已深了。約十一點鐘的光景。他家裏的僕人都睡了。只剩下。一個門房老頭子。叫做杜榮。他因為要等他主人回來。只得不睡。他們僕人的房間。都在外面。杜榮眼看見他主人很愉快的樣子。走進去了。他便也息燈。睡着。剛剛睡下。

忽又覺得冷起來。就起身去尋夾衣。扳亮了電燈。正在尋的時候。猛聽得砰砰的兩聲槍響。他大驚。急忙拖着鞋。壯着膽。直向裏面跑。他先聽見這槍聲。正是他主人房裏發出來的。那趙時臥房同他連的。有兩間。前面一間是廂房。中間就是他的臥房。後面一間是空的那三間。都有門通着前面的那廂房。又有一個門通花園。杜榮進去時。就望餐室裏走。因為那臥室也有一個門通的。走過去看。那知門已。

關了。打也打不開。他先進了餐室。時那臥室的電燈光從板壁縫裏透出來。房裏好像有人。聽見杜榮的腳聲。忽然電燈息了。當下他見門關了。不能進去。便要從後面一間的空房裏進去。那知又關了。便使勁的打。可是再也打不開。後來偶然從窗中望出去。忽見園中好像有兩個人影。月光之下。還能辨出他倆都是男子。他於是一面叫別的僕人起來。一面就望外面跑。報告警察。警察聽見了。就來報告。



警長那警長就立刻打一個電話給我當下我便同他同到那趙家裏去常雲道去了之後又怎樣呢何廣道唉徐先生那知又是慘劇出現咧你道爲何原來我們到了趙家那杜榮又被殺了他們一家人都起來了電燈明着那趙時家裏的人只有三個一個是他的阿弟叫做子敬一個是他弟婦便是子敬的妻子還有一個是趙先生的舅子姓羅名以衡我去看時趙時身上着了兩槍一槍在左肩上

一槍在額上最可怪的死者右手握了一支手槍中間只有四顆彈子了兩顆豈不是他肩上一顆額部一顆麼這樣說來他是自殺的咧並且子敬和以衡還拿出遺囑一紙上面的字潦草得了不得話並不多大畧說是他覺得生在世

界上很沒趣味他事又很忙一時都不能暇辛辛苦苦的辦得妥當還要聽人的罵聲所以益發不高興卒至於自殺身後的事一切都是阿弟管理至於產業阿弟和以衡可以一人一半唉常雲兄你想這一層理由就自盡嗎恐怕是小說上的說話或者呢是他自己抱悲觀主義而這樣的但是他既是自盡怎麼會放兩槍呢莫非他自已放自己還放不正嗎即使說偶然一槍打歪了那麼第二槍怎會打着額上呢如是外面的強人打死他的那麼他假造那遺囑又怎樣這樣快呢要說他是抱悲觀怎麼他自殺的那夜還很快活呢常雲兄就請你一同去罷常雲道那

杜榮怎樣死的呢？何廣道好像是悶死的，因為沒有一點傷痕。我去時叫人別進去，因為室中有許多足印，可尋。昨日下午雨，看見有泥足印，那可見死者到花園裏去過。花園的泥土還溼，所以室中就有足印了。或者是兇手的足印？兇手是從園中進來的，也未可知。你以為如何？常雲道：我沒有看見過。沒有察驗過，所以也不去想他。何廣道：那麼快去罷。常雲說聲好，於是對我道：仁之，我們就去罷。後來我們

三人就走到車站上了車。火車開時，常雲的樣兒很愉快，指着山，指着樹和我說短論。長到了車站，何廣第一個下車。我們下了車，王鑒仁已在月臺上接我們，看見了表示極歡迎的樣子。同我們一同到趙時家裏去。

我們進去了，先就看見杜榮的屍。在一間很低的房子裏，是子敬和以衡領我們進去的。到了那裏，鑒仁立刻跑向屍旁邊，向那屍首的口裏取出一些棉花來說道：這豈

不是他悶死的證據嗎？常雲就將棉花嗅了幾嗅，點了幾點頭，然後到那屍旁邊，子細的察看了一會。說道：我們到裏面去罷。於是我們就到趙時的臥室裏去。以衡子敬恐怕同進去要亂了足跡，便不進去了。我們去時，有兩個警察守着門口，禁止別人入內。我們去時，由鑒仁領我們兩個警察就向鑒仁行舉手禮。鑒仁也不去關他，昂頭而入。常雲忽然微笑，將我袖子拉了一下。我知道他必定笑鑒仁，驕

傲咧何廣就叫道王先生王先生你進去小心些別亂了足印鑒仁回頭道我生平做事很小心我們進去時就立刻看見屍首了他睡在牀上創處也沒有包何廣道我因為怕裏了創處有礙你的進行常雲點頭道很好很好一面對我細聲說仁之這屍首的臉兒瘳惡極了我走近一看果然很兇眼珠突出眉毛皺着左手握拳右手拿着一支手槍那個模樣好像是遇見什麼仇人一般他牀的對面一

扇窗子窗外便是花園牀邊許多泥足印鑒仁何廣同我都站着在窗邊常雲拿出一面顯微鏡很仔細的蹲在地上照那足印我雖然沒有拿顯微鏡照但仍能隱約看見牀邊足印那足印很多很亂再也辨不出是幾個人那知常雲照到後來忽然照出房到後面的那一間空房裏去了一會就回轉收好顯微鏡在袋裏又走到前面一間廂房裏一會忽然叫道仁之你快來看我們就到廂房裏去常雲

指着地面道這足印不很顯明嗎我看這足印果然很顯明好像從花園來的在這通臥房的門前止步還有一灘血何廣道我問他們是不是一向睡上的他們說是的那麼一定是自殺在牀上這裏我昨夜倒沒留心今天如此看來不是不對了嗎這可見兇手殺了他然後再抬向牀上再做假遺囑逃出來走到半途遇見杜榮手中沒有手槍就拿棉花浸迷藥悶死他不過不知道殺的是那個爲甚麼



要殺他罷了。他一席話剛剛說完。鑒仁忽然發出很尖銳的聲音來。道：「是不是？要是和你所說一樣。我可不相信他照假遺囑那裏做得這樣快呢。他必定是這裏自己自殺的。」常雲拍手道：「着啊着啊。他在這裏自殺。然後跑到床上睡着。可是的麼？」我和何廣不覺笑起來。鑒仁紅着臉說：「你又何必譏諷我呢？」常雲也不去駁他。於是又蹲在地上。又拿出顯微鏡來照。忽然裝出歡喜的樣兒。又跑到花園裏。

我們也跟到花園裏。那園也沒有什麼景緻。不過栽一些花。種一些樹。地方並不十分大。常雲道：「這裏倒沒有什麼足跡。那廂房裏有趙時的足印。可見從花園散了步進去時。就被兇手殺死。我們到客廳裏去罷。」我們去時。子敬和以衡早在那裏等了。子敬問道：「有希望了。」嗎？常雲點頭道：「稍有一點。不過……」說到這裏。便不說下去了。以衡問：「不過怎樣？」常雲道：「沒有什麼。何廣道：「子敬先生請拿遺囑給徐先

生看罷。」子敬便走了進去。一會才拿了出來。看他面上似乎有說不出的難過。我們一看這遺囑。是一張很平常的紙。寫的字非常潦草。幾乎認不得那上面的話。我上面已由何廣口裏說過。不必再說。只要曉得他的大意好了。叫我背一遍。我可背不得。來咧。當時常雲看了遺囑。也不說甚麼。何廣後來同常雲商量到旅館裏去。定一間房間。常雲道：「且慢到了。晚上再說罷。」那時我們都在花園

裏王鑒仁忽然跑了進來叫道徐先生罪人得着了說着似乎有無限的快活竟呵呵的笑了出來在那笑聲裏似乎說我到底是個偵探界裏的老前輩如今這樣難探的殺案都被我探個水落石出常雲就問怎樣鑒仁一面嘻笑着一面從袋拿出一封信給常雲看道

呵呵請你看這甚麼東西我不說你也要明白了我去看那一封信是貼了郵票未發的信中的話語很普通下面署的名是以衡

是寫給一個什麼大可的這信雖然很普通可是那信上的字一看見就非凡觸目因為那字很潦草幾乎看不清楚咦這不是和他遺囑上的字一樣的吗鑒仁又道我在門房裏看見這一封信就問一個僕人叫郭升的還是今日的信呢還是前幾天的信郭升說這是前幾天以衡先生寫好交給杜榮他忘記發了挨到今天的於是我又問他是以衡親手寫的呢還是他人代筆的郭升說這個却不知

道我就出來問以衡他自己他說是他自己寫的徐先生那字既相同那遺囑自然是他假造的咧既是他造的那麼趙時先生自然是他殺的了不是證據很確實的吗說完非常得意常雲笑道好極好極真不愧是大偵探咧在這幾句話裏似乎帶了一種諷刺性質又道鑒仁兄不過你別這時捉他你鑒仁道爲什麼呢難道證據還未確實嗎常雲道正是咧鑒仁叫道呀徐……徐……常雲不等他

說完。早就叫我一聲去了。我也跟了他去。常雲一面回頭道。何君王。君我回去了。於是。何廣王鑒仁都走了出來。常雲又道。哦。不錯。我還要慢慢回去。咧。你們二位就在這裏探探。我回去後。定有好消息相告。又對我道。仁之。你先回去罷。我們倆出來。何王二君送我們出來。常雲道。今天吃過夜飯。這案子可以結束了。唉。他的結束很……說到這裏。又不說了。只叫了一聲。再會。出來。常雲對我道。你先回去罷。

遺囑

說着去了。我就坐了火車。獨自回來。已經到了十二點鐘。我就叫左全。拿午飯來吃了。之後。更寂寞得了。不得比到前幾天的。下雨還要沒味。剛剛一閉眼。那屍首就現在我眼前了。雪白的牀上。堆着鮮紅的血。又見了他那副慘厲的臉嘴了。忽又想到悶死的杜榮。那案子更加模糊了。想要出去。又怕有吾友的甚麼緊要的信。或者他回來了。尋不着我。又見那鑒仁的驕傲常

雲的諷刺。他又要笑出來。總而言之。午後的幻想。不知多多少少。也記不得這許多。一時想到東一時想到西。好不容易到了三點鐘。常雲回來了。回來的時候。非常高興。剛剛坐下。就說道。仁之。案子有了結果了。我道。到底是怎麼一件事。呢。常雲道。你等一等。罷。這案的結果。很複雜。而秘密。我道。當然是爲了產業問題。他搖頭說。不是的。簡直可以說。與產業無關。我道。不但趙時死了。而且杜榮又被悶死。那

九



更奇了他聽了不做聲一會才說我嗅了嗅他口中棉花幾乎暈過去但是我用了全副氣力來鎮定雖沒有暈腦筋已受了損傷你不是看見我用顯微鏡照時幾乎跌倒麼我道可見那藥性很激烈咧他點頭答正是我問你打算在家裏結果了這案那麼何廣和鑒仁呢他沒事的樣兒回答我道仁之他們自然會尋到我這裏來我也自然有法子打發他們我們兩人談到四點鐘二十幾分時左全進

來說外面有兩個人要見先生常雲說聲請兩個客人就跟了進來我看他二個一個是以衡一個是子敬常雲就請他二人坐左全出去了常雲道這案子有了結束了我知道我不會大誤不過要小誤罷了趙時先生有一妻一妾他夫人在娘家聽見趙君娶了妾就到夫家來了。他見丈夫娶妾他很不以為然。因此不願同那妾見面。是麼趙先生有一個書記雇着那書記年紀很輕同那妾發生了戀

愛趙先生不知道或者竟知道了這一層我却沒有清楚昨夜那書記同妾在……我那妾的名不知道那書記同妾在趙先生臥室裏不知曾經到甚麼地方回到房裏剛剛趙先生由園裏進來走到房門前那兩人本來手槍中有彈子就是一槍那知打在他左肩上於是再連着第二槍你們兩人聽着槍聲慌忙跑來爲了與趙君名譽有關便把那兩人結果了以衡就忙做起假遺囑使人相信他是自

盡的又把趙君的屍抬到床上。忽聽得有走路之聲，便扳息了電燈，抬了兩個屍首到園裏去埋。是怎麼我聽了想這案曲折得這樣，以衛子敬便跳起來驚道：「徐先生：你真神極了！」子敬笑道：「那江西殺了我的阿兄，我恨極他了！我道那杜榮又怎樣的呢？」常雲道：「大約他怕杜榮看見了，說開去很難聽。於趙君名譽有關，因此悶死他是的嗎？」子敬道：「正是我家的僕人一個，也不知道以衛問爲甚，不給鑒

仁。他們知道常雲說他們警界中人，個個想得功人家的秘密和名譽，他一概不知道。我曉得你們很秘密，因此不告訴他。至於何廣倒還好，我問道：「常雲你怎樣探出的呢？」常雲道：「就是全靠這足印。咧我先看房中的足印，在那床邊使用顯微鏡去照，足印雖多，但仔細看來，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皮鞋印，我想恐怕是趙先生，但那樣子不與死屍的符合；那皮鞋印泥又大些，還有一個人的足印，又狹又長，是

高底皮鞋的印子，着的一定是女人。這些濃足印裏還夾着淡足印，不用顯微鏡是看不出的。好像有兩個人，辨他明明是紅底皮鞋，便依了淡足印的來路照去，就到那空房裏，由那小天井裏來的。我就先想那濃的足印，一男一女是誰，便想到恐是子敬夫婦。那麼淡足印的兩人是誰呢？我想一定是以衛和子敬，因他是從裏面來的。再看那贈房，那趙時先生的足印很顯明，不過到門前止了，自然是在

這門口被殺的是那一男一女殺了他的他們爲甚麼殺了他必定是怕趙君看見這秘密他們怕他着了秘密他們自是然不道德的于敬夫婦這一層可以打消了那漢足印的兩個人必定是見那一男一女殺了趙時先生再殺那一男一女不是杜榮看見有兩個男子負了東西望花園裏走麼我們既不看見那一男一女自然是以衛子敬結果了他們藏好的或者牠們逃走了那麼以衛子敬自然

會請我們去捉了他們以報大仇。咧那麼這一層又可打消了這種證據都得着了。只要探那一男一女是誰就好了。所以我叫仁之先回來我便到一片茶店裏才知道有一個妾一個書記就想這層我又想趙君既有一個妻爲甚你們不通知我我就想到必定是你們怕那妻來了。就告訴我們娶妻的事我們不就探出了嗎。因此曉得你們必定是守秘密的咧。後來何廣果然來了。問常雲是怎

麼一個結果。常雲道。你假使不要功勞。明天來我詳細告訴你。何廣點頭道。我明天來就是了。他去了。之後鑒仁又來了。問常雲怎樣結果。常雲就說他是自殺的。鑒仁聽了。頓時高興起來。說道。如何。你先還不肯信咧。

笑按。只是把一個無辜的老僕杜榮活活弄死了。於人道上法律上。有些講不過去。我很望無諍先生做偵探小說時。也顧到這一方面。



# 還我自由

絳雪女士

還我自由

指腹爲婚種種的罪惡已經有人詳細討論過世人也都承認的了絳雪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朱素馨他未出生以前已經被他父母許了一個未出生的男子後來他的未婚夫李幼芝却是一個獨眼龍並且不好讀書他父母後悔的了不得想要退婚男家有錢勢迫利誘他父母無法可想當他十七歲上就要過門他父母拿許多有利益的條件哄騙他他未來的公公拿金錢引誘他還借着藩臺的勢力壓迫他的父親但是他奮鬥犧牲的結果卒能打破專制的婚約脫離金錢勢力的壓迫還他的自由身子絳雪將他的事跡記了出來借着星期發表介紹於我女界未婚的同胞素馨的父親朱俊生同幼芝的父親李石芝是同鄉又全是候補知縣分發四川全都署過缺當過釐金局的差事通家之好是不必說的了不過俊生比較石芝良心好點所以石芝發了數十萬的財俊生不過分內的幾萬銀子石芝夫人周氏懷孕在先俊生夫人丁氏在後兩對老夫婦席上談心就提出互爲婚姻的議案表決四對零通過後來果然一男一女不幸幼芝生的時候被接生婆指甲刺中左眼以致失明因此被

人贈了一個外號叫作獨眼龍。

素馨關於眼睛上頭的事常常被人嘲笑。但是他聰明強幹而且很有毅力的人對於嘲笑他的人一概不理。有時忿極厲聲喊道：「如果獨眼龍將來做了八府巡按，你們還敢嘲笑我嗎？」嘴裏雖如此說，心中却早打定主意：將來如果幼芝的學問品行和性情能使我滿意，我便承認這門親事。如若不然，我朱素馨寧可做尼姑去。

素馨自小同幼芝在一處頑耍，如今却要迴避了。但他成竹在胸，務要偵探幼芝的學問品行。所以他遇事留神。有一天俊生同一個朋友談到幼芝不好讀書，被素馨聽見，心中就起父母糊塗，想再一探他的

學問。暗中指使他的心腹乳媽抱着妹子素心，常到李家頑耍，順便央求幼芝替他寫一封家信。寫好了，乳媽帶回，素馨接過來一看，始而微笑，既而細眉漸漸變成哭，不出笑，不出的，一副態度。及至看完臉上，反而顯出莊重鎮靜的神情。兩頰微微，兩個酒窩將書信撕得粉碎，丟在紙字筆裏。乳媽在旁看得呆了，也揣不出是什麼意思，也不敢問。

這一天，李石芝被人請到家裏打牌吃飯。合座只有四人。席間就向石芝要求退婚措詞。大意是俊生的意思，說是女兒性拗在家，尚且不孝，父母將來恐難望他孝順。公婆近來算命的，算他不但壽數不長，而且生青無望，恐怕將來於令郎有損無益等等。一派

話。語。石。芝。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勃。然。大。怒。說。道。承。諸。位。厚。意。但。不。知。是。俊。生。嫌。我。家。寒。賤。呢。還。是。他。女。兒。嫌。幼。芝。醜。陋。呢。就。煩。諸。位。回。報。俊。生。定。者。定。也。諸。事。聽。天。由。命。若。是。俊。生。定。要。退。婚。除。非。方。伯。大。人。吩。咐。不。然。休。要。妄。想。說。罷。告。辭。而。去。

俊。生。得。着。回。報。好。不。難。受。心。想。石。芝。如。此。可。恨。他。仗。方。伯。大。人。的。勢。力。來。壓。迫。我。這。便。怎。麼。處。唉。天。不。怨。地。不。怨。只。怨。女。兒。命。苦。趕。到。這。步。有。甚。法。子。呢。

素。馨。的。繡。房。裏。來。了。母。親。丁。氏。素。馨。連。忙。讓。坐。丁。氏。一。把。拉。住。素。馨。在。懷。淚。流。滿。面。說。道。兒。呀。爲。娘。的。害。了。你。了。素。馨。已。知。來。意。說。道。莫。非。李。家。不。允。退。婚。嗎。丁。氏。點。頭。接。着。道。好。孩。兒。千。不。是。萬。不。是。只。是。爹。娘。

的。不。是。如。今。李。家。同。藩。臺。是。姻。親。家。財。幾。十。萬。我。們。怎。能。拗。的。過。他。呢。昨。天。他。們。又。來。說。李。家。說。看。他。們。幾。人。面。子。兩。萬。銀。子。的。嫁。粧。情。願。代。辦。倘。再。固。執。可。就。難。通。融。了。孩。兒。呀。爹。娘。養。你。一。場。十。月。懷。胎。三。年。哺。乳。的。分。上。孩。兒。受。點。委。屈。罷。爹。爹。也。說。情。願。將。家。私。分。給。孩。兒。一。半。作。爲。陪。嫁。另。外。還。給。你。一。千。元。現。銀。的。壓。箱。錢。孩。兒。嫁。過。去。一。年。兩。載。得。個。一。男。半。女。那。時。即。便。同。那。獨。眼。龍。脫。離。關。係。也。可。以。快。樂。一。輩。子。呢。再。說。往。好。裏。說。幼。芝。將。來。能。够。發。跡。做。個。八。府。巡。按。孩。兒。還。是。一。品。夫。人。即。不。然。李。家。偌。大。家。私。還。不。給。幼。芝。捐。個。府。道。嗎。孩。兒。如。果。始。終。執。拗。不。但。拗。不。過。李。家。恐。怕。連。爹。爹。的。前。程。還。有。礙。呢。素。馨。說。難。



道。爹。爹。還。怕。李。家。的。勢。力。嗎。丁。氏。道。非。也。李。家。和。潘。臺。是。至。親。潘。臺。是。我。們。直。轄。上。司。倘。若。他。唆。使。潘。臺。來。說。那。時。不。能。不。答。應。面。子。上。却。不。好。看。了。即。不。然。他。在。藩。臺。面。前。略。進。一。言。半。語。於。爹。爹。前。程。影。響。不。小。孩。兒。總。要。顧。全。大。局。纔。好。說。完。起。身。出。去。素。馨。送。出。房。門。口。中。喃喃。自。語。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唉。難。道。巾。幘。中。沒。有。大。丈。夫。嗎。難。道。幾。萬。銀。子。就。買。了。我。的。身。子。嗎。

光。陰。易。過。轉。眼。就。是。五。年。素。馨。已。是。十。七。歲。了。民。國。四。年。五。月。二。十。四。這。天。朱。李。兩。家。高。搭。喜。棚。懸。燈。結。綵。俊。生。夫。妻。忙。了。大。半。夜。睡。了。沒。有。兩。個。鐘。點。天。剛。大。亮。就。打。發。人。去。看。小。姐。起。來。沒。有。只。聽。得。回。報。道。

小。姐。沒。有。了。俊。生。夫。妻。大。驚。一。碌。碌。跳。將。起。來。大。踏。步。踉。踉。蹌。蹌。跑。到。小。姐。屋。裏。一。看。可。不。是。沒。有。了。呢。到。處。找。找。有。什。麼。痕。跡。沒。有。還。是。丁。氏。在。鏡。箱。底。下。發。見。一。張。字。條。俊。生。連。忙。搶。過。來。一。看。唉。呀。一。聲。栽。倒。在。地。丁。氏。大。驚。趕。忙。將。俊。生。扶。回。房。中。捶。拍。呼。叫。丁。氏。早。將。字。條。拿。過。來。可。惜。一。堆。一。堆。的。黑。螞。蟻。似。的。他。認。的。你。你。不。認。的。他。好。容。易。找。着。一。個。識。字。的。人。念。了。一。遍。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唉。難。道。巾。幘。中。沒。有。大。丈。夫。嗎。難。道。幾。萬。銀。子。就。買。了。我。的。身。子。嗎。朱。素。馨。決。意。犧。牲。一。切。作。最。後。之。奮。鬥。矣。

丁氏還是不懂那人又似是而非的講說一遍俊生這時也醒了過來頓足說道家門不幸出此孽障吩咐來人還請那幾位拿着字條去到男家報告實在情形石芝爲人專門敲詐老手硬說俊生匿女圖賴俊生有口難辯結果還是還回聘禮拋棄陪嫁的家私和壓箱錢方才了結

過了許多天俊生接到女兒的信郵局的戳記是從北京發來的拆開一看上寫着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兒今安抵北京矣女兒不肖重貽父母累獨眼龍紋綺子兒終不願與之爲偶女兒出走之心決之於退婚不許之時矣蜀地非樂土藩司非善類李石芝陰險小人不可一日

居大人速棄之而北上重整旗鼓再開江山較之托庇彼等宇下有天淵之別矣至于金錢湊來之物失之易得之亦易大人當可達觀也猶有稟者女兒逃婚之計既決私將壓箱錢之千元鈔票取而懷之到京以後資斧得以無缺者賴有此耳今插入女子中學第四年易名朱綬青并以上聞女素馨謹叩



小智囊

(菊高)

太平洋中有一小島。森林滿布。遂暗無天日。航海者過其地。皆未及二日而斃。稱爲恐怖島云。

巴西有一小鎮。終歲無風雨之侵擾。

意大利國地形如足。錫西蘭島地形似球。遙遙相對。人咸以踢球喻之。亦地理中之趣事也。

恩斯坦出一反牛頓之學說。據理引證。大受英人之歡迎。往昔之物理書。將棄如敝屣矣。鐳亦稱銑。RADIUM價值在金剛石之上。爲世界最貴之物。發見者名孟待姆。楷爾。NO DAME CURIE 年少多才。巴黎大學之學生也。

塔之層級。人皆知爲奇數也。乃畢薩PISA圓形之斜塔。則異是。塔凡八級。大小皆同。工程之巨大精巧。世罕其匹云。

黑海中之波浪。有高至數丈者。航海者咸視爲畏途。法人馬蘭令兒。膽力素壯。嘗駕一葉扁舟。盤旋其中。浪濺過身。猶面不變色。高唱其生平所作之詩歌云。

月球視之若小。其實甚大。據地球四分之一。地少陽光。故天文家言。實與炭團無異也。





#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 第三章 遇同道監裏話情場 打皮球生垣鑽穴隙

連烏黑鐵硬的麵包也不可得至此方知食之物可貴。

緣。麻索專與學生爲

話說賀鉞白在麻布區警察署拘留所內第三日過了十點鐘還不見送那烏黑鐵硬的麵包進來猜疑是小鬼狠毒存心要將他餓死想到自己的身世禁不住就傷心痛哭起來却又怕被小鬼聽了笑話他膽怯祇好吞聲飲泣正哭到很淒涼的時分忽聽得墮喇一聲立時把他的淒涼驚破了忙拭乾眼淚一看祇見柵門開了一個警察跨進監來賀鉞白以爲是送麵包進來的看那警察手中並不曾拿着麵包却牽着一根麻索接連又跨進一個二十多歲學生裝束的青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梳着西洋式的頭光滑得可以照見人影頭上沒有帽子身上的洋服雖是學生裝但很精緻時款脚上穿的黃皮鞋也磨擦得很透亮使人一見就能斷定是一個極愛修飾的

所謂精皮膚。

麵包變爲同伴。

如此相逢。同學可

變爲同獄。

這一來。倒作成了

你一篇記事文。不

後。生祇可惜那白而且嫩的手腕上。也和賀鉞白前日一般的套着。麻索不過賀鉞白套上了兩條。這青年祇套了一隻手腕。進監之後。警察解去了套索。隨手拖住青年的臂膊。往房角上一攢。聳了一聳肩頭。踏着那很表示嚴正的步法。兩三步走出了監門。仍轉身上了鎖。聽得一陣刀靴之聲。漸響漸遠。漸聽不着聲息了。賀鉞白望麵包。仍望落了空。祇是加上了一個同伴。心裏也就安慰了些兒。但他因才來日本。不久眼睛裏看中國人和日本人。還不大分辨得出。以爲這個青年是日本人。自己日本話不行。也就不敢逗着人說話。倒是那青年一見賀鉞白。便知道是中國人。那警察走後。即對賀鉞白點頭打招呼。問姓名。賀鉞白這才更加歡喜了。也連忙點頭不肯說出自己真名姓。隨口說了一個姓名。轉問那青年姓甚麼。因甚事被警察拘了來。青年露出很忿恨的樣子。好一會才長歎了一聲。說道。你要問我因甚事被拘到這裏來的麼。我這回的事。無論向何人都可以說得。我一些兒也不覺得慚愧。絕對沒丟中國人的臉。警察來拘我的時候。我已存心將這事。逢人宣布。事後我還得做一篇記事。郵寄到國內。

然國內報館無材

料矣。

有個女子便生出

事來了。

起初總有些膽怯。

足下留學到此很

注意這些。

各報館請他們給我登載出來。於今日詳細說給你聽。看你怎生評判。我姓潘名良仲。江西瀘溪人。去年臘月到這裏來留學。就住在芝公園旁邊一個日本人家的貨間裏。面一晌學着日本話。還不會進學校。我住的那人家隔壁也是一家日本人。那門框上掛的木牌上是寫着藤田秋水四個字。我起初並不知藤田秋水是甚麼人。祇是他家有個女子。年紀雖有了二十多歲。因相貌生得標致。皮膚又白。身材又小。看去祇像十八九歲的光景。我起初也不知道是藤田家的甚麼人。我每日早起到後院廊簷上洗臉。隔着生垣可以望見他家那女子。總是不前不後的將身斜靠着房柱。面朝我這邊。望着有時還對我現出笑容來。是這們也不止十天半月了。我一則因日本話不會學。好不能和人多談。一則不知他是甚麼人。恐怕被他家的別人看見了。彼此都沒趣。所以儘他向我表示好意。我祇不敢兜搭。我看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很闊的。婦女裝束。若是未出門的閨女衣服的花紋和顏色以及頭上的髮結。都有顯然的分別。有朋友曾指點給我看過。我落眼就能辨認出來。那女子和我隣居幾個月。雖不會見過。他有次



是個有夫之婦。

宛如中國舊戲上的拋彩球。

不是拉皮條。正是擲皮球。

好一個保護色。所以有許多蟲鳥都作綠色。

夫。但是。由。他。的。裝。束。看。來。可。以。斷。定。他。是。個。有。丈。夫。的。祇。不。知。他。那。丈。夫。是。否。就。是。那。藤。田。秋。水。我。本。打。算。問。我。那。貸。間。的。老。闆。奶。奶。因。怕。他。們。疑。心。我。想。吊。那。女。子。的。膀。子。不。好。啟。齒。去。問。在。一。星。期。以。前。這。日。早。起。我。仍。在。後。院。廊。簷。上。洗。臉。正。低。着。頭。在。嗽。口。忽。然。一。個。圓。鼓。鼓。的。東。西。飛。也。似。的。向。我。眼。前。落。下。來。拍。一。聲。掉。在。我。的。面。盆。裏。打。的。那。面。水。濺。了。我。滿。身。滿。臉。我。登。時。嚇。一。大。跳。幾。乎。把。手。中。的。嗽。口。盂。都。驚。得。掉。了。一。看。而。盆。裏。浮。着。一。個。皮。球。當。下。我。很。詫。異。不。知。這。皮。球。從。那。裏。拋。來。的。便。放。下。嗽。口。盂。將。皮。球。撈。在。手。中。即。聽。得。一。種。極。嬌。嫩。的。聲。音。隔。着。生。垣。說。對。不。住。我。擡。頭。一。看。那。女。子。平。日。斜。倚。着。看。我。的。地。方。却。不。見。有。人。影。再。四。處。一。望。也。沒。看。見。一。個。人。這。時。我。心。裏。已。料。定。拋。皮。球。的。就。是。那。說。對。不。住。的。人。說。對。不。住。的。就。是。每。日。斜。倚。着。看。我。的。那。女。子。但。是。怎。麼。聽。得。見。聲。音。却。看。不。見。人。影。呢。原。來。那。生。垣。的。枝。葉。異。常。濃。厚。那。女。子。靠。近。生。垣。站。着。他。身。上。衣。服。的。顏。色。又。是。深。綠。身。段。更。是。矮。小。不。十。分。注。意。竟。是。看。不。出。來。我。發。見。了。他。的。時。分。他。望。着。我。笑。了。一。笑。一。時。又。似。乎。難。為。情。急。忙。把。頭。低。了。我。回。

並肩而立又何妨。

文筆亦極穩健。

極力的一寫。

魔想。

單刀直入。也是吊

頭看房裏沒有別人。就大膽穿着簷下擺着的現成革履。雙手捧了那隻皮球。走向生垣。跟前。去到了生垣跟前。我和他相隔不過一尺。若不是那生垣遮斷了。簡直是並肩而立。我一擺去。就聞得一股穩豔的香。衝鼻透腦。我在日本好幾個月。因日本話不熟。不會和日本女人。生過關係。像這般醉人的香氣。日本不用說。就是在國內。也未嘗領畧過。當時這香氣一薰入我的鼻觀。精神便不知不覺的有些彷彿起來。周身三萬六千個骨節。一節一節的都被那香氣衝的搖搖活活。一節也不得些勁兒。若不是我自己極力的振作。早已癱軟在那生垣底下了。勉強把身體掙持住了。就想將手中的皮球遞過去。忽然轉念。一想這種小皮球。又不是用腳踢的。用手在地下拋擊。怎麼會飛到我這邊來呢。即算擊的太重了些。跳過這生垣。也就充其量了我洗臉的所在。離生垣還有兩丈多遠。又在廊簷上面。他若不是有意向我拋來。決沒有跳到這們遠。又不偏不倚。恰好落進我面盆的道理。看他幾個月來對我的神情。已差不多是明說出來。想和我要好。見我始終不作理會。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才逼出這單刀直入的法子來。

勝子的一個法門。

枝葉中的窟窿。

筆極古奧。

先前一尺。此刻僅

數寸了。

幸虧學了這幾句

話。做了一時的工

具。

無聊語。

我若再。不答理他。自己問良心。也有些過不去。並且他的容貌風度。不待說是無論何人見了。都得動心。就是從他的舉止上看來。也可以見得他是個很有些身分的人。絕不是一般妓女和秘密賣淫的所能與他比較。我既不是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又不是力拒奔女的柳下惠。過了這種時候。再講操持。那就是欺人的話了。我那時承。受他好意的念頭。已定。便捧着那皮球。不肯即時投遞過去。將那生垣的枝葉。撥開了一處窟窿。張看得非常清切。他也從窟窿裏來。張我兩人的眼對眼。相離就祇幾寸了。我的念頭。雖已轉定。彼此對了面。話却不知要從那一句說起才好。我的日本話當中。說得最流暢的。就是請教姓名的一類。應酬當時。就揀熟練而用得着的說了。他低頭含笑。的半晌才輕輕答道。問我嗎。問我的姓名嗎。我連聲說是。他紅了臉。用極低微的聲音。說道。我說給你。你却不可說給旁人。使得麼。我又連聲說。使得他才說出姓名來。叫藤田秀枝。我也把姓名說給他聽了。他笑着說道。我的皮球。你不給我麼。我說你的皮球。怎的到了我手裏呢。你不是想拿皮球打我麼。他含笑。睨我一眼。正待答話。不知他聽



打鴨驚鴛。

忽忽如有所失活。

畫出當時情景。

自必有此疑惑。

寫得細。

見了甚麼猛回頭看了一看登時現出驚慌的樣子話也來不及說球也來不及要關若驚鴻的進屋子裏去了我這邊的老關奶奶也正走到廊簷上來我立刻裝出散步的樣子反操着手把皮球藏在背後老關奶奶倒不在意隨即走過去了我恐怕藤田秀枝再到生垣跟前來我一進了房他便見我不着祇得一個人在院中踱來踱去並不覺着經過了多少時間直到老關奶奶叫我用早點我才知道已是八點鐘了因我平日用早點照例是在八點鐘我口裏答應老關奶奶就來心下躊躇道我等了這們久不來我一進去用早點不要湊巧又跑來了才好呢他剛才走的時候顯出神色很驚慌的樣子這是甚麼道理哩難道是他的丈夫躲在甚麼地方看見了他和我嗎想情理沒有這們湊巧幾個月來每日這時分他必立在對面簷柱旁邊兩眼下死勁的釘住我並且沒一次不用那極媚人的俊眼望着我笑笑何以這些時會不見他有甚麼丈夫躲在那裏看他呢他剛才的驚慌必不是怕丈夫識破另外有甚麼可驚慌的事我不知道他家的底細自是無從揣想我於今且把這個皮球擱在生垣上那擦開

寫處處不脫皮球。  
若依聖嘆批書法。  
則又曰皮球一皮  
球二如此點出矣。

文心細緻。

疑神疑鬼之筆。

的窟窿。我在用早點的時候。他若真個走了。來見了這皮球。也好順便帶了轉去。或是借着打皮球。在他那邊院中。可多留連。一會沒有這皮球。呆呆的立在院中。等我旁人看見。就要生疑了。我想罷。覺得很周到。遂復走近生垣。仍拿眼從窟窿裏向那邊張望。了一會。見沒一些兒動靜。即將皮球塞進窟窿。心裏又想。是這們塞了。不妥。塞在枝葉裏面。遮掩得太乾淨了。他不曾得我通知。不至注意到這裏面去。若不用枝葉遮掩。把球顯露在外面。枝葉是綠的。皮球是白的。不拘那一個打這裏經過。都看得出來。如果剛才他驚慌的。真是爲被他丈夫發見了。甚麼這個球。又偏巧是由他丈夫看出來。好便好不好。就是害他受罪了。我心裏既是這們一想。還是不攔在這裏的好。於是就伸手向窟窿裏。打算仍把球取出來。等下次見面時。親手交給他。誰知我的手伸去。觸動了一條樹枝。皮球是圓的。樹枝是軟的一觸動了。便滴溜溜的滾到那邊草地下去了。急的我祇管蹣腳。恨不得跳過去。拾了過來。奈那生垣有六尺多高。如何能跳得過去呢。立了一會。不得計較。聽得我自己房裏有腳聲。纔才三步作兩步的離開了那生

旁觀者清。怎教人  
不起疑。

心魂已失掉了。

這當然也是一個  
不易解決的問題。

是個積世老虔婆。

垣原來是老關奶奶見麵包牛乳都冷了。見我還不去吃。不知我在那裏幹甚麼。特地跑來催我。我祇得跟着進房。媽媽糊糊的拿起麵包亂吃。老關奶奶先時見我在院裏。以爲我是散步。確是不在意。後來見我遲遲不去用早點。與我平日的舉動不同。我在他家住了幾個月。從來是一開上早點。來就吃。有時遲了些兒。還不住的往廚房催問。這種情形。老關奶奶是見慣了的。這日忽然改變了態度。而且洗面的器具。平日洗完了。臉立時就收檢到自己房裏。這日不但不會收。連水都沒有傾掉。在院中閑走的事。也是從來沒有的。老關奶奶就疑心起來。我在吃麵包的時候。他便坐在旁邊笑嘻嘻的問道。潘先生。今早心裏有甚不愉快的事嗎。舉動很是改變了。常態我口裏隨便答道。我有一個問題。一時想不出解決的方法。來。因此鬱悶的很。並沒有旁的事。不愉快。老關奶奶問道。甚麼問題。這般難得解決。可以告訴我。大家想想解決的方法麼。我聽了。祇是搖頭也懶得答白。我知道那老關奶奶的脾氣。是最愛多管閑事的。待我却是很好。全不似我幾個朋友所住貸間的老關奶奶。我那老關奶奶也曾讀過些書。認得。



婦人家愛管閑事  
者多不獨此嫗

美人的魔力就害  
了你們這班留學  
生  
鑽穴隙相窺  
了結這皮球

許多漢字我從難波常雄學日本話回來讀錯了音或是忘了解老關奶奶常說給我聽我做一件衣服或是買一件物事老關奶奶總得問問花了多少錢在甚麼地方買來的他的性格素來是這們愛管閑事因此這日他雖坐在旁邊盤問說要替我想解決的方法我都認爲是他的素性如此全沒作理會他見我搖頭不說也就罷了我胡亂用完了早點心裏祇是放不下一時腦筋中盤旋反覆的純粹是藤田秀枝的情影和那生垣的形式我生性愛潔平日用完早點必到洗臉的所在洗嗽一番這日不知不覺的把這一件照例的事忘了賀鉞白聽到這裏點點頭笑道是有這種情況我是過來人深知美人的魔力是無大不大的不待說你這日用完早點是直跑到生垣旁邊探頭去那窟窿裏張看了潘良仲也點頭笑道不向那裏跑還有甚麼地方可跑嗎祇是這日我在生垣跟前徘徊了三四點鐘在那窟窿裏張看了無數次一回也不會瞧見藤田秀枝的影子賀鉞白插口問道那皮球還在那草地地下沒有呢潘良仲搖頭道不在那裏不知道因爲那生垣的枝葉太密三四尺以上可以擦撥得開所以能

薔薇雖好。可惜有刺。札手。

三四點鐘的功夫。就覺疲乏。無怪爲賀鉞白申斥。

求學問。也肯有如此。的堅忍力。便好了。

撩開一個窗簾。下面編紮的太緊。如有些薔薇刺夾着。長在裏面。不能動手去撩撥。那球滾在甚麼地方。我都不知道。我等過三四點鐘。身體也實在有些疲乏了。心裏揣想。秀枝若是要來。應當早已來了。等到這時分。還不來。今日十九。是沒有希望。便決意不再等了。但是臨走。我還在窺隙裏張看了一回。沒有才毅然決然的回房。賀鉞白聽了。就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唉聲嘆氣的說道。你一個年輕輕的人。怎麼僅僅等了三四點鐘。身體就會疲乏呢。我說的你老哥。不要見怪。你的尊軀也未免太不中用了。潘良仲不服道。你這話說的太不原諒人。我早點後。雖祇等了三四點鐘。早點以前等的時間。難道就不作數嗎。我的堅忍力自信比一般人都強。你和我。是初次見面。也難怪你。不知道賀鉞白笑道。堅忍力是幹這種勾當的重要原素。你這日回房。怎麼樣哩。潘良仲道。我回房不久。就用午餐。老關奶奶忽然向我問道。潘先生家裏有太太麼。我想他這話問得很像有些意思。我本來在十二歲的時候。就由家父家母主張替我定了親事。祇因我七八年來。在內地學校裏讀書。許多朋友勸我在求學的時代。不可急於結

這幾句話提醒中

國人的早婚

奸極。

不往下問。奸極。

婚一結了。婚就得分去求學的心。因此直到現在。還是不曾結婚。老關奶奶問我。我也懶得說這些原由。祇答應家中沒有太太。老關奶奶似乎不大相信的樣子。望着我笑。說我常聽人說中國留學生異常好笑。在我們眼中看了。還是個小孩子。問起他來。却已結過婚。生過兒子。潘先生此刻已不是小孩了。怎麼還不曾結婚呢。我祇道已經生了兒子啊。我就說中國人約婚最早。有還在他母親的胎裏就已定妥了的。老關奶奶聽了我這話。十分詫異。連忙問道。還在他母親的胎裏。男女尙且分不清。怎麼便能約婚呢。這不是笑話嗎。我就把中國有指腹爲婚的故事說些給他聽了。並問他忽然問我家中有沒有太太的用意。老關奶奶笑着不做聲。賀鉞白笑道。你那老關奶奶多大年紀了。莫不是要轉你的念頭麼。潘仲良連連擺手道。不是不是。他已有五十多歲了。他丈夫才死了幾年。他兒子都有二十多歲。在郵便局裏當司員。家中還有些財產。祇住了我一個中國人。是由一個日本人介紹給我。去住的我見他笑着不做聲。也就不往下問了。吃過了飯。無精打采的到廊簷上洗臉。看藤田那邊還是沒有動靜。這時我



盡出失神落魄的  
情狀。

全靠這一班老婆  
子和中國青年拉  
皮條。

想老闆奶奶再也  
忍不住了。

的頭腦不知怎的昏亂得厲害。在房裏拿出書來讀再也讀不進。腦筋裏去坐不到十分鐘。忍不住又要去院裏看看是那們跑進跑出也不知跑過了多少次。心裏祇知道記着。一方面連嫌疑都不知道。避忌了我早起就在院中徘徊。喊我用早點都像沒工夫不來催。還不去用過早點。又在院中踱來踱去的。整踱了大半天。吃飯都沒有心。向下半年在房裏讀書更是讀一會又跑出來看看老闆奶奶也是個很精明的人。並且和藤田家鄰居很多年了。豈不知道秀枝生得美。見了我那種坐臥不安的情形。那有再猜不透的道理。夜間八九點鐘的時候。我打算收拾安歇。又怕睡不着。正一個人在房裏躊躇。祇見老闆奶奶走了進來。說道：「潘先生就要睡了嗎？」臥具都搬出來了。我點點頭。老闆奶奶便坐在我的臥具上。笑嘻嘻的向我說道：「可惜潘先生剛才不到我房裏來。錯過了一個美人。你不曾看見我在那貸間住了好幾個月。從沒見過有模樣略略好的女人到他家來過。莫說是有稱得起美人的。我祇道是他有意和我開頑笑。信口答道：『果是可惜了。我到日本差不多一年了。美人是甚麼樣子。我還不知道。』」

言下有輕視日本  
女人意。

頂門一針奸極。

逼一句奸極。

染布的顏料缸也

許染得好些。

呢。你說的。美人。是你們日本人嗎。老關奶奶道。不是。日本人是甚麼人。我說。不然。你們日本。叫。美利堅。的人。多是。叫。美人。我以為。這。美人。也是。美利堅。的人。呢。老關奶奶道。我。是和。潘先生。說。正經話。不是。開頑笑。的話。潘先生。果。是不曾。見過。我。日本。的。美人。不。知道。美人。是。甚麼。模樣。嗎。像。隔壁。藤田。家的。太太。是不是。個。美人。哩。我聽了。這話。心裏。就是一。冲。不好。如何。答應。他。他。接連。逼着。問道。是不是。個。美人。先生。不用。客氣。儘管。直。說。我。怎。忍心。說。藤田。秀枝。不是。個。美人。哩。祇得。點頭。笑道。像。藤田。家。太太。的。模樣。確。是。一個。美人。老關奶奶。也。笑道。却。也。來。他。是不是。日本。人。哩。先生。見過。他。沒有。哩。知道。那。模樣。兒。不。哩。我說。你。這些。話。都。不錯。但是。我。惟一的。承認。藤田。家。太太。是。個。美人。然。他。不曾。到。你。家。來。我。剛才。所。說。的。是。反對。今晚。到。你。家。來。的。美人。你。說。我。可惜。錯。過了。不。會。見。着。的。老實。講。這些。美人。我。不見。也。罷了。沒。甚麼。錯。過了。可惜。老關奶奶。打。了一個。哈哈。又。點。了。點頭。道。到。我。家。來。的。自然。沒有。可。算是。美人。的。我家。是。一口。染。布。的。顏料。缸。不。論。甚麼。美人。一。到。我。家。來。便。染。成。醜。人。了。就是。藤田。家。太太。那般。人物。連。先生。都。

老嫗說話深得擒縱之法。不讓於水滸中之王婆也。

至此不能不懇求他。

和盤託出。方可商量。

承認他是美人的。祇一到我家。也得跟着染醜了。好好先生收拾安歇罷。吵擾了先生。莫怪。莫怪。賀鐵白聽到這裏。就哎呀一聲。道壞了他說的美人。一定就是那藤田秀枝。噯。你這人。怎這般不機伶。就這麼讓他走了。噯。潘良仲笑道。我那裏便。呆了。這一步。他才待起身。我立刻拉住他。陪笑說道。我說話。素來是這們胡說亂道的好。奶奶不要和我生氣。我還有要緊的話說。我說時。起身斟了一杯茶。送到他跟前。笑道。這杯茶。算是替我表示。陪不是的誠意。我唐突了美人。本應處罰。且待他日有機會。再親向美人謝罪。罷。老嫗奶奶接了茶。就笑起來。我想。藤田秀枝忽然來看那老嫗。奶奶不是爲我還爲的是甚麼呢。他必已問老嫗。奶奶表示了愛我的意思。甚至託他做個引線人。我何不將秀枝幾個月來。每日對我的情形。和這日拋球的事。詳細說給他聽。就託他玉成其事。不免了我時時五心不定。終日在廊簷上。院子中。跑來跑去。噯。我當下打定了主意。就將這些話。和我愛慕秀枝的心思。和盤托出的說了一遍。老嫗奶奶靜聽我說完了。望着我出了一會神。突然問我。道。先生可知道。藤田秋水是何等身分的人麼。



糊塗人也不問問

清楚。

老婆子却知法律。

只怕中國人還沒

有這常識。

幾句話便是一段

戰爭小說。

我衝口答說不知道他又問我可知道秀枝是藤田秋水的甚麼人我說大約是藤田秋水的奧樣（即夫人）是不是哩老闆奶奶點頭道先生既知道秀枝是藤田秋水的奧樣怎麼可以是這們愛慕呢我日本的法律和有丈夫的婦人通奸是有罪的生知道麼藤田秋水是陸軍的聯隊長我日本和露西亞國打仗的時候他還是一個中士因爲他臨陣最勇敢聽說有一次他帶着五個兵不知在甚麼地方遇見一隊露兵有三四十個那五個兵嚇的想逃走藤田秋水一個人不肯說他那邊人多我們相離太近逃也逃不了不如找一處好掩護的所在和他們鬥一場或者有接應的兵來我們倒可活得了性命那五個兵一想也不錯就聽藤田秋水的指揮果然祇戰了半小時接應的兵到了那三四十個兵已被這六人打死了二十一個傷了八個祇剩了幾個逃跑了藤田秋水的名譽就從那一次全國皆知了連天皇陛下都知道他說是一個忠勇士卒的模範這藤田秋水爲人件件都好就祇性格太古怪他那古怪的性格說起來沒人肯信不知藤田秋水是怎生一個古怪性格且俟下章再寫



## 我之試作

## 小病

屏媽女士

馮夷自和黃麗裳結了婚。他們倆的愛情是再濃蜜不過的。常常聽見他們的鄰近婦女道：馮夫人今日嫁着這樣少年英俊溫存體貼的好丈夫。伊是前世裏修的像我們。那有這種福分呢？又有些痴男人們道：我們就是敲碎一百二十個木魚還不曉得來生能不能得到一個又豔麗又賢慧像馮夷的這樣夫人。

這一天麗裳因為有點小不舒適。馮夷勉強着伊不許起來。欸欸地問道：你不覺得有什麼痛楚麼？睡一會兒。能回頭叫李媽煮點粥給你吃好嗎？……麗裳一手倚着枕頭。一手掠着鬢髮。微笑道：我只是身子有些兒發軟。這也算什麼呢？靠一會兒就好了。你別瞎煩心罷。又微微歎道：我去年秋天裏的一病。要是你見了。那是如何的可憐我哩。

馮夷陡然怔了一怔。挺近伊身邊坐着。拉着伊那白玉般的手。嘻嘻地道：麗裳親愛的。

我想問你一句話。你千萬別要傷心。才好。不是我就不問了。麗裳很伏在他肩。上。柔聲道。你是問我的話。又不是罵我。這又傷心做甚呢。馮夷道。我說了。前天我遇到你的好朋友楊女士。伊是很記念你的。我們閑談之中。伊說你在師範高小教書時。已抱了獨身主義。伊幾次勸你。你都不聽。後來就是在去年秋天。你病在一個老婆婆家裏。雖有伊替你照應茶水醫藥。但總不是一個親切體己的人。你因此

感慨身世。覺得萬分的淒涼。才覺悟。人生在世。是不能孤獨生活的。所以我這次向你求婚。竟承你允許。伊還笑對我道。你們這件事。我是一點功勞沒有。你們不用得感謝我。你們要感謝的是那月老病魔呀。親愛的是不是你曾有過這種思想呢。你那一場病。我雖沒有看見。然而我今天想起楊女士所說的話。心中委實說不出一種慘痛。麗裳聽到這裏。不覺觸動伊無父母無兄弟的孤兒苦楚一陣心。

酸淚珠兒把馮夷的肩頭溫濕了。一大遍已哽咽得回答不出。只把個頭點點。馮夷見伊這樣的畸零。又是傷心。又是可憐。伊止不住也淚流滿面。摟着伊頸子。安慰道。麗裳親愛的。別再傷心。你現在不是孤兒了。因為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的姊妹就是你的姊妹。我就是你哥哥。我就是你弟弟。我是你生命途中的伴侶啊。麗裳拭淚道。你們這樣的看待我。



痛愛我還有什麼可傷心呢我只  
傷心我長到這麼大了還不曉得  
父母是什麼模樣兒我想起來很  
害怕要是至今仍牢守着從前的

主張更不曉得弄到什麼田地呢  
馮夷深深地在伊緋紅的頰上吻  
了幾下祇祝道親愛的麗裳你是  
我的靈魂我願愛惜你保護你安

慰你尊重你我的生命永遠不能  
和你離開除非是到那死的一日  
麗裳低着頭含羞說道上帝我也  
是這樣願他平安

口大方打油詩 某政客竊慕風雅喜藏書究版本之學苦不得門徑乞教  
於揚州方地山先生先生漫應曰西冷印社出版書雖貴尙可買某奉命惟  
謹日往青雲閣西冷印社售書處搜求方先生聞而成打油詩曰再到長安  
百不如紛紛牛馬亦襟裾閒來躑躅青雲閣學買西冷印社書（惜露）

原文献无此文